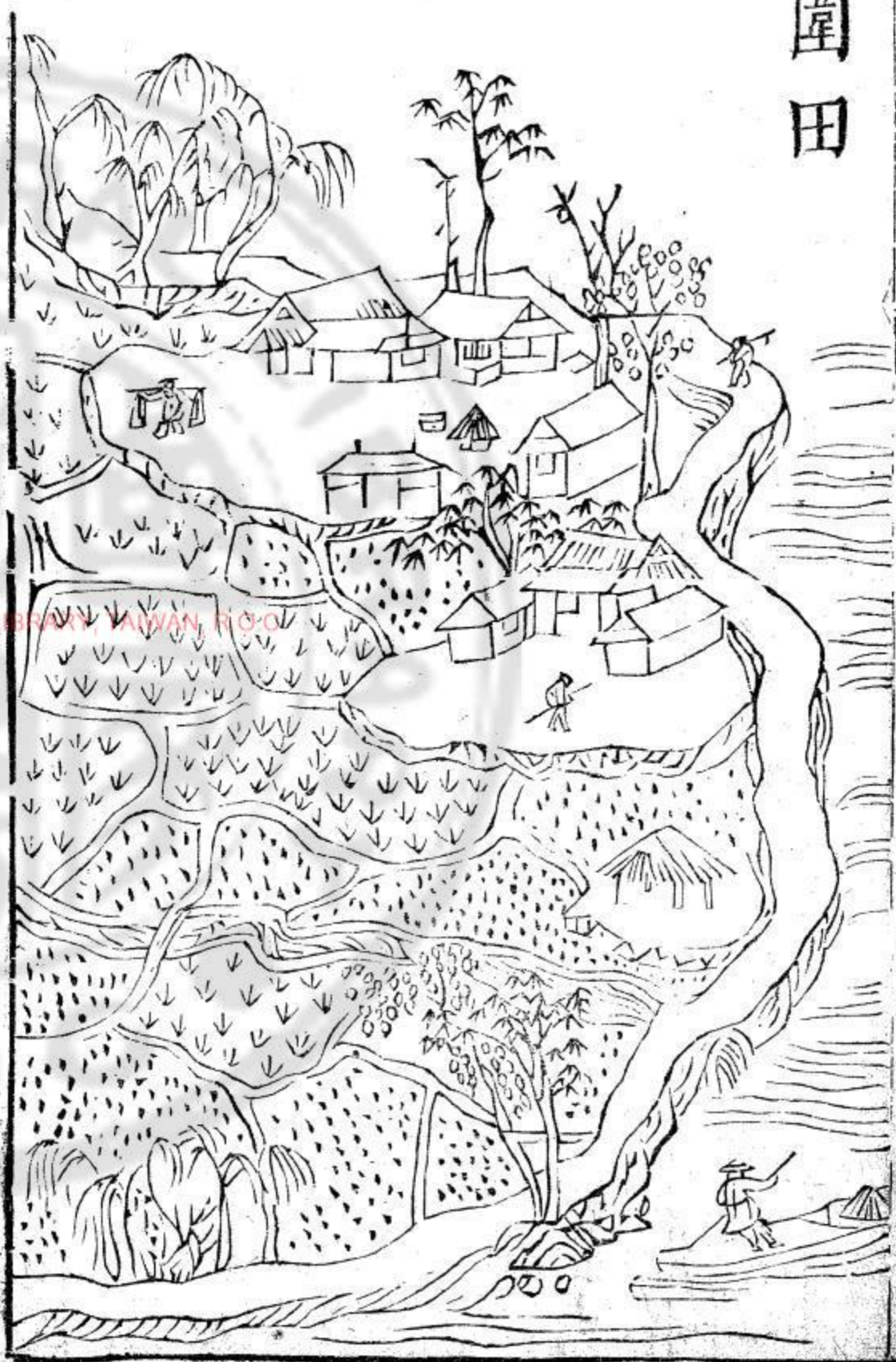


按舊說區地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
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
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闊相
接通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
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
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均覆以手按
實令土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煩旱則澆
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
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陸拾石此即湯旱法今人學種可
減半計又參考汜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濕着七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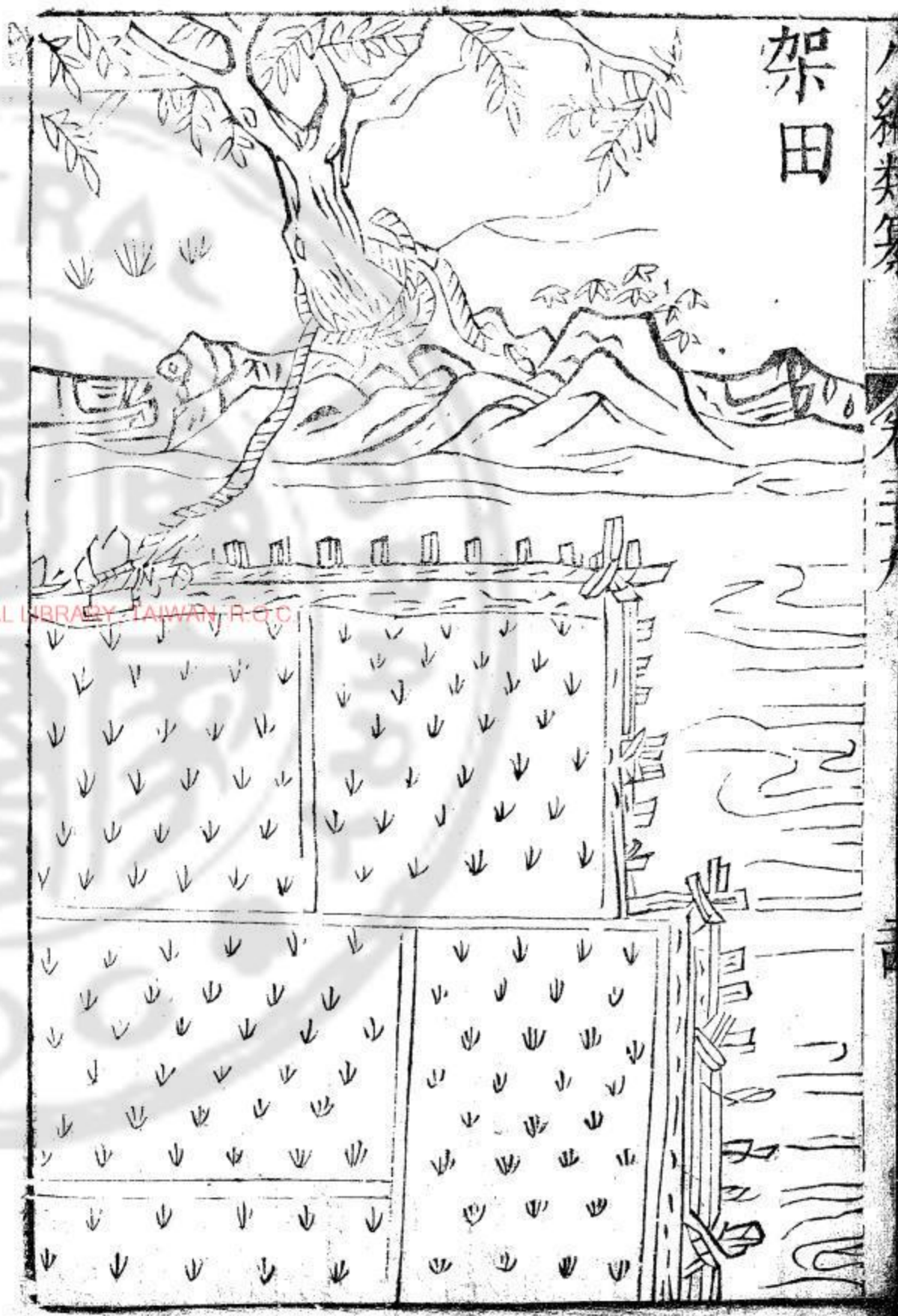
旱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雖山陵傾阪
及田丘城上皆可為之其區當於間時旋旋掘下正
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
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為之不可貪多夫豐儉
不常天之道也故君子貴思患而預防之如嚮年壬
辰戊戌饑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饑饉此已試
之明效也竊謂古人區種之法本為禦旱濟時如山
郡地土高仰歲歲如此種執則可常熟惟近家瀕水
為上其種不必牛犁但整鑿墾斷又便貧難

圍田



圍田築土作圍以繞田也蓋江淮之間地多藪澤或
瀕水不時滄沒妨於耕種其有力之家度視地形築
土作堤環而不斷內容頃畝千百皆為稼地後值諸
將屯戍因領兵衆分工起土亦倣此制故官民異屬
復有圩田謂疊為圩岸扞護外水與此相類雖有水
旱皆可救禦凡一熟餘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贍及隣
郡

架田



架田架猶茂也亦名葑田

葑菘根也

以木縛為田坵浮繫

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坵隨水

高下浮泛自不滄浸周禮

草所生種之芒種

是也芒種有一義鄭玄謂

種若今黃穆穀是

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人占候夏至小滿至芒

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穆穀種之於湖田然則

有芒之種與芒種節節便便芒種芒種穆穀自初

種以至收刈不過六十七日亦以避水溢之患竊謂

架田附葑泥而種既無旱暵之災復有速收之效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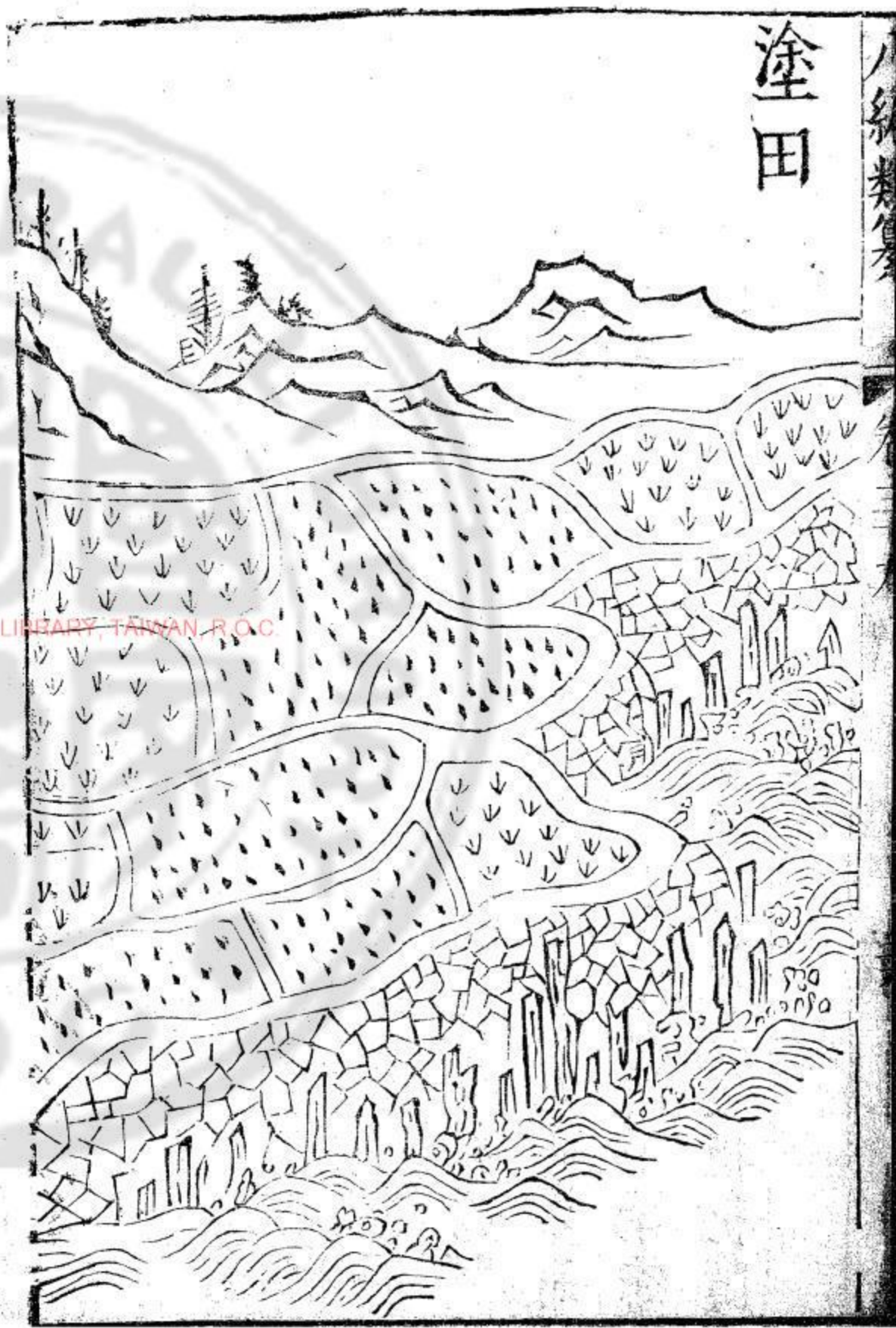
置田之活法水鄉無地者安效之

梯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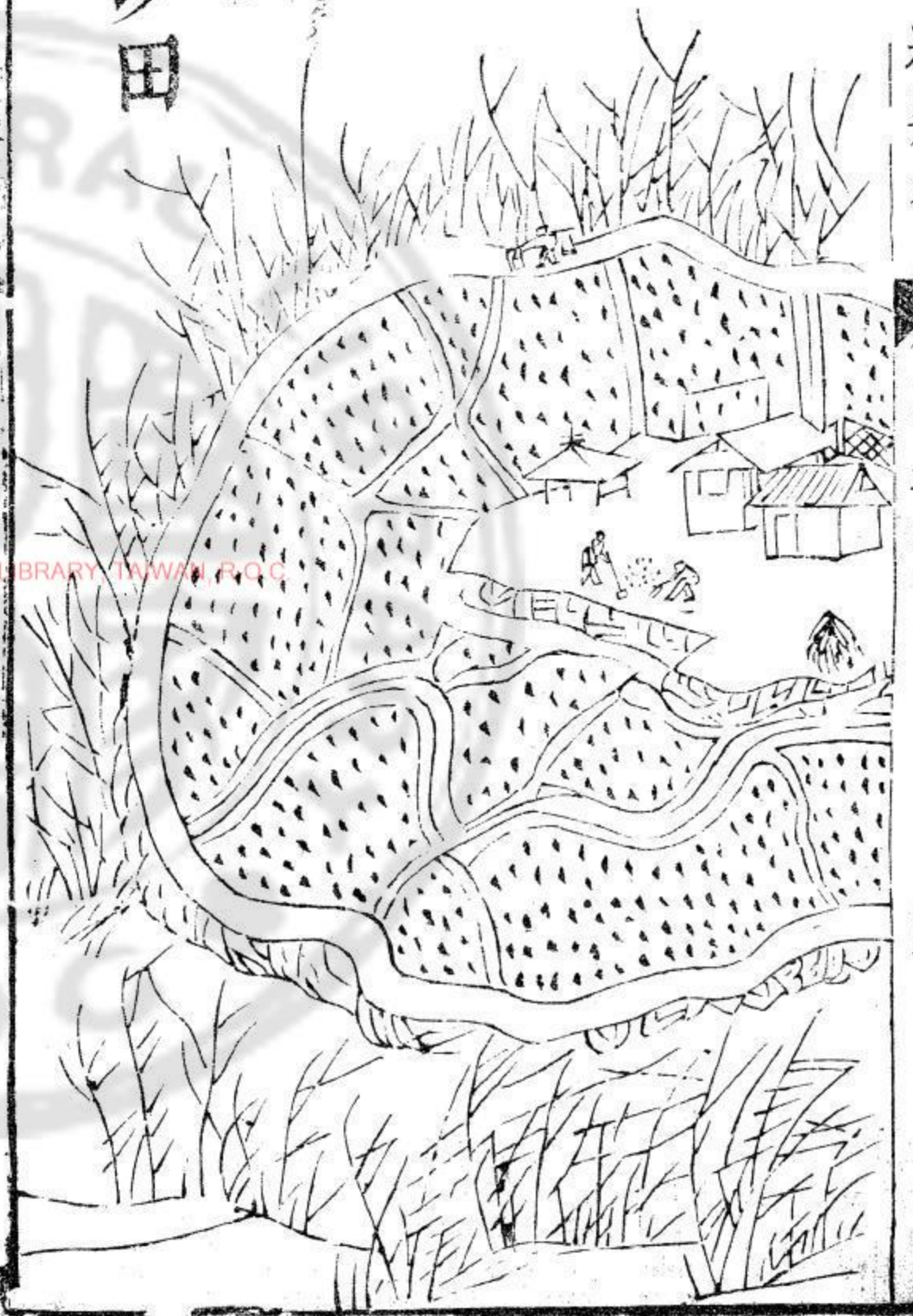
梯田謂梯山爲田也。夫山多地少之處，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餘所在土山下，自橫麓上至危巔一體之間，裁作重磴，即可種藝。如土石相半，則必疊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勢峻極，不可展足，播殖之際，人則偃僕，蟻沿而上，耨土而種，躡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總名曰梯田。上有水源，則可種秫秔，如止陸種，亦宜粟麥。蓋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墾佃，猶勝不稼。其人力所至，雨露所養，不無少獲。然力田至此，未免難食，又復租稅隨之。良可憫也。

塗田



塗田書云淮海惟揚田厥土惟塗泥夫抵水種皆須
 塗泥然瀕海之地復有此等田法其潮水所淹沙泥
 積於島嶼或墊弱盤曲其頃畝多少不等上有鹹草
 叢生候有潮來漸惹全泥初種水稻斥鹵既盡可為
 稼田所謂瀉斥鹵今生稻糧盈邊海岸築壁或樹立
 椿樞以抵潮汎田邊開溝以注雨潦旱則灌溉謂之
 甜水溝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民多以為永業又
 塗田淤田各因潮漲而成以地法觀之雖若不同夫
 收債之利則無異也

沙田



沙田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也。或濱大江，或峙中洲，四圍蘆葦駢密，以護堤岸。其地常潤澤，可保豐熟。普為墪埂，可種稻秫，間為聚落，可執桑麻。或中貫湖溝，旱則平漑，或傍繞大港，澇則洩水，所以無水旱之憂。故勝他田也。舊所謂坍江之田，廢復不常，故畝無常數，稅無定額，正謂此也。宋乾道年間，近習梁俊彥請稅沙田以助軍餉。既施行矣，時相葉顥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于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比年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

况沙田乎其事遂寢時論是之今國家平定江南以
 江淮為舊用兵之地最加優恤租稅甚輕至于沙田
 聽民耕墾自便今為樂土云



授時圖



授時圖示民耕桑時候之圖也授時之說始於堯典自古有天文之官重黎以上其詳不可得聞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時之仲月以南方朱鳥七星之中殷仲春則厥民析而東作之事起矣以東方大火房星之中正仲夏則厥民殷而南訛之事興矣以西方虛星之中殷仲秋則厥民夷而西成之事舉矣以北方昴星之中正仲冬則厥民隩而朔易之事定矣然所謂曆象之法猶未詳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爲天文器後世言天之家如洛下閎鮮于妄人輩述其遺制營之度之而作

渾天儀曆家推步無越此器然而未有圖也蓋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遷變如環之循如輪之轉農桑之節以此占之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篇云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時至氣至生理因之今人雷同以正月爲始春四月爲始夏不知陰陽有消長氣候有盈縮冒昧以作事其克有成者幸而已矣此圖之作以交立春節爲正月交立夏節爲四月交立秋節爲七月交立冬節爲十月農事早晚各疏于每月之

下務農

今時惟浙西吳興郡得此法最詳

王盤曰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椹魯桑少椹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荆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荆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荆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然荆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為地桑而有厭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久遠也荆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紗羅用禹貢稱厥篚檿絲注曰隸山桑此荆之美而尤者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齊民要術曰收椹之

黑者剪去兩頭惟取中間一截蓋兩頭者其子差細種則成鷄桑花桑中間一截其子堅栗則枝條強堅而葉肥厚將種之時先以柴灰淹揉次日水淘去輕秕不寔者晒令水脉纔乾種乃易生凡桑果以接搏為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昔人以之譬螟子者取其速肖之義也凡接枝條必擇其美宜用宿條向陽者庶氣壯而茂嫩條陰翳而難成根枝各從其類然荆桑亦可接魯桑接工必有用具細齒截鋸一連厚脊利刃小刀一枚要當心手凝穩又必趁時以春分前後十月為宜或取其條觀青為期然必待時暄可接蓋欲藉陽和之一經接搏二氣交通以惡為美以彼易此其利氣也

接博其法有六。一曰身接。先用細鋸截去元樹枝莖

小刀際其盤之兩旁微啟小罅深可寸半先用竹截

之測其深淺却以所接條約五寸長一頭削作小篋

子先禽口中假津液以助其氣却內之罅中皮肉相

對插之訖用樹皮封緊寬緊得所用牛糞和泥斟酌

封裹之勿令透風外仍二曰根接。鋸截斷元樹身去

上留二眼以泄其氣。三曰皮接。用小利刃刀

條削篋插之以如身接法就。四曰枝接。如皮接之法

以土培封之以棘圍護之。五曰壓接。小樹為

八字斜剉之以小竹截測其深淺以所接之枝條皮

肉相向插之封護如前法候接枝發茂以漸去其元

樹枝莖使。四曰枝接。如皮接之法。五曰壓接。小樹為

其枝茂。四曰枝接。如皮接之法。五曰壓接。小樹為

元極橫枝上截了留。尺許于所取接條樹上眼外

方半寸刀尖刻斷皮肉至骨併帶凝揭皮肉一方片

須帶芽心揭下口禽少時取出印濕痕於橫枝上以

刀尖依痕刻斷元樹罅處大小如之以接按之上下

兩頭以桑皮封緊慢得所仍用牛糞少接之。六曰搭接。將已

糞塗護之隨樹大小酌量多少接之。六曰搭接。將已

芽條去地三寸許上削作馬耳將所接。今夫種植之

條併削馬耳相接之封緊糞壅如前法。今夫種植之

功其利既博。又加之以接博。猶變稂莠而為嘉禾。易

砥砭而為美玉。世之所業其生者其可不務之哉。又

去蠹法。桑葉不無蟲蠹宜務去之其法用鐵線作鉤

用桐油燃取之一法用硫黃及雄黃作煙薰之即死或

傷樹勿用。夫既已種植復接博之。既接博矣復剔其

蟲蠹。椰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此長民為國者

所當視倣也。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饑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躍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財理

實象為賞

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畔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于是募民能輸及轉粟于邊者拜爵爵得

實象為罰

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騰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耻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

意在譏時
故極力形
容非實錄
也

耗財用之

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亦即前法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南地耗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散幣于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救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于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耗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于此。其後四年而漢

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

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獎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史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于俗稍

驚于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漑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年，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

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于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

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幣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

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

八編類集 卷四十一
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笑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奸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鹽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竒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

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畜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于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輜車賈人緡錢笑皆有老請笑如故諸賈人未作賈貸買居邑稀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以一筭商賈人輜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
 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
 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
 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
 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
 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
 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豈相以有
 此正論然
 於事情遠
 矣

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
 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于人
 無所欲言也使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
 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
 此而匈奴可滅也使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
 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民不可以為化而亂法
 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
 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
 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
 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

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
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
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僑而牧羊歲餘
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
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臯令將漕最上
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大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
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于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

筭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
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
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
遣博士褚太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
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
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
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白鹿皮

幣問異，異曰：令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辱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于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官亦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

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于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徃徃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蕩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今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徃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大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

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克仍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
太一祠封禪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
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于是天子爲山東不贍救
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
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
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
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
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出馬天下亭亭有
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
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徃死之天子下詔曰卜
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
不幸有急而式願奮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于
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
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旣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
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

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羗滅
 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
 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
 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
 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
 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
 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
 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
 盡代僅筭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
 故騰躡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乃請置大農部

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
 遠方各以其物收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
 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
 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
 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
 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
 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
 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
 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繼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

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名爲上幣銅

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于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易足怪焉

漢司馬遷平準書

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

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諸物騰躍而商賈侷利自市則吏容奸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奸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臑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彊暴

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疆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奸形成矣。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贖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虫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

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桑田野，闢麻桑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未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

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藉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羨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二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飢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飢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

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下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

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弟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贏止作鉏耔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

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虜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富豪莫必其族姓聖王覺焉乃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繫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奢侈貧賤篡弒女工難成而易敝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

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稗飯肉食無而爲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殫家遺女繒紈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耻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奸猶不止也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苦惡不給民用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糶淡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

於是遂罷議

桓寬罷鹽鐵議

東漢光武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布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召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王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

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晉司冀交豫荆揚州大水。螟傷稼。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交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外餘皆決。

瀝。令飢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其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

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管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

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房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貞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直匹絹。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

百姓若而
蓄積又少
何俱六

強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

親所履行。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馬周上疏

武后時。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贖

軍轉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

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奈何

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

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姚璿曰。求

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璿爲識大體者。邪事遂寢。

宇文融爲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

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亦待融指搆。然後

處決時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繕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明皇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藉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爲華州刺史

度支郎中楊釗善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專判度支事蘇冕論曰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洎奸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

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

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累帛者發徒圍之藉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爲羣盜

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

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藻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計澧州司戶。

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于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

不數日

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賊。賄則淪弃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

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于蠲免。某月須如于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劉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

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爲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按。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德宗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

八編類纂 卷四
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其略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德宗即命去其榜。

德宗畋於新店，入民趙光竒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

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德宗命復其家。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誤悉輸之，大盈庫然。德宗猶數有宣索，仍勅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張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置物。延齡徒置別庫。

○人○續○集○卷○四○十
虛張名數以惑德宗。德宗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德宗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德宗不從。

既得利又
取名盜臣
馬心

德宗時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付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常以救水旱也。

延陵顏季亨會通較



八
續
光
緒
年
刊

卷
四
十

三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一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奸兵興以來遽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索最多者以爲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

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爲奸。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旣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曰。穀帛者。人之所爲。財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繪。續布。曷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

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減一增。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史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爲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

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酌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于公稅請爲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陸贄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

李巽奏郴州司馬程昇吏才明辨請以爲楊子留後憲宗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

巽前昇勾檢簿籍又精於巽卒獲其用李絳嘗從容諫上聚財憲宗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袵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李巽自代以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李吉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

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三千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袞。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人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

林之人

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圍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

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功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為宰相處論道之地。難以醜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為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平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羨餘二字
總不可訓

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為課績。朝廷因而甄別。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史。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帝嘉納之。

宣宗時右補
闕張潛上疏

管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

此美餘又
不同

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
賦支計屢空于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爲
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
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
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
以荐饒克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
豈惟天時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
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
高頴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國次以富國強兵
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

雖本於求利而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
于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畧韞致理之規者
蓋不可多見矣

杜佑平
準論

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姚崇宋璟蘇頲等皆
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
自後賦役煩重豪猾兼并人迹役者多浮寄于閭里
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于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
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慨然有制御
夷狄之心而宇文融揣摩上旨天子前席而見之不
出數年之中獨立羣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

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于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死且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脇權相滅為天下笑而王鉞楊國忠威震海內尤為暴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使判官佐使遍于天下客戶倍于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員而已歷十年間覆族者五僉人賈害豈天道歟柳芳食貨論馮琦曰曰天下將敗則必先先生奸人以罄天下之財財猶髓也髓竭人亡財空國敝然古之言利猶出土流若出市井匹夫而燬

惑天子則策彌下禍彌速一疏上百室空矣片紙下

一路哭矣嗟乎悲哉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為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領其職者竊天下之財以為之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操其奇贏乘上之意集于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二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寶賂多託賈人汙吏處之頗類牧羊而畜豕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

張空簿國用日促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漢武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于是矣壽昌習分銖之事弘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為能君子所不忍為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屠相位可不為之甚慟哉

李德裕食貨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迴天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如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為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

老而不死縱人世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猶謂之真人况兼有榮祿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鉄鉞于糞土施桎梏于朽株無害于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亾不足信矣晉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于錢神漢台不慚于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區以授葵皆為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達壽夭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

八編 卷四十一
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嘆

而已。

貨殖論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後梁時，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用度，不足重爲賦歛。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項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强者爲兵，惟貧弱受刑。是歲用孔目官周陟

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籍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遐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歛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目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請見，辭以晝寢。恒謂客將曰：『王逞欲而復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

救時

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殷
奏於汴荆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
之以易縵纊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太祖
許之湖南由是富贍唐主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
實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鈞考窮覈
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旬取故存之昫具
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
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
逋租三百三十八萬減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
怨之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

曩時

非措民刻軍安得羨餘邪晉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
帳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法外稅民罪同在法倉吏
特貸其死各痛懲之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
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
五代藩鎮益疆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人已而輸
貢有數宋太祖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
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
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
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錢穀之
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太宗賜三司錢百萬募吏

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減，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爲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爲左計，西爲右計。恕爲總計使，魏羽爲左計使，董儼爲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

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陳恕罷，以寇準爲

三司使。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焉。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爲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

爲精密。帝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丁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仁宗時，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糶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揀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權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佐，謂之二稅。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

弊。上命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真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九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

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
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
之謂之見錢法詒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
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鹹而成曰末鹽皆
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
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地入中並邊芻粟上
皆從之自茶爲官權民私蓄盜販皆有禁權茶之
禁尤嚴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
破產逃匿著作佐郎何昂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
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

笑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
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
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
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
均賦於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笑而不給本錢遂詔弛
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
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
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於輸錢良
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致歲
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

請除前令，帝不聽。

臣先監左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亦是多不存在，甚爲騷擾。臣輒上言：若檢尋前項年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能節用，乃是徒摭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不具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絕了。當今陛下敦崇儉之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復議均節，斯乃陛下興化

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福，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年月用度較計，必是依前虛有勞費淹滯無成。臣愚欲望陛下飭宮掖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支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臣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內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蓋，累朝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而不絕內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糜費一同。亦望陛

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自復榷鹽法兵
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
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
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
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
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
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遠言其便論者猶
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
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舊禁
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

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
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
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復榷茶鹽初李諮以
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旣行而商
人失厚利怨謗蠭起仁宗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
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
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
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
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
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

錢若金銀於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
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
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
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權貨務驗實立
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韓琦論
減冗疏安石
臨川人曾鞏携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
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
安石獨否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其恬
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爲諫官安
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爲

郡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於是上書其大要以爲
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
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
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
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
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
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
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王安石
萬言書

京師砥平衡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日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爲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理。究其本原。冗兵最爲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其徒。初置壯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自幾等。此其歲

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新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細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

聞比較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餉。畿甸百姓。至接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感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鈔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餘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

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聞

有所處置者。邦家大不幸。變故仍臻。頒賚之餘。府庫

虛匱。宿藏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此必然之事以

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

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

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其根本在於中書

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歛必降敕。支給必

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

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

真宗以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為敝之大。

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爲損益屬之有司可矣

張方平論
國計策

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勾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爲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叅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

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爲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

惜通融措置者乎。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使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

幾可理矣。神宗謂文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稱太宗朝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簿所賜。太宗曰：「朕昔爲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爲少邪？」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自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呂誨論錢穀空歸一疏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精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一夫一女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
 之治天下至織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
 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
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
不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
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饒穰天之
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
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
老易子而斃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
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國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
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漢賈誼
論積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
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
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土未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

堯禹湯畜
積在何處
不可不思

漢游食尚可歸農去古未遠也今難矣夫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

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其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法賈與今
法被抑之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
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
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
販賣。操其奇贏。今富賈亦少矣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
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
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
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
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
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
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

此言為救
荒備邊之
祖無有出
其右者

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
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
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
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
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
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
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

亦封富民
侯之意

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鼂錯論貴粟宣帝時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帝從其計壽昌又曰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

曰常平倉民便之帝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隋置義倉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胡氏曰賑饑莫要乎近民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浸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

龠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代爲法。

唐西北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庸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玄宗時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

給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德宗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德宗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

稱之。

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歛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者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此所謂措置失常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言競爲織嗇不時歛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

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歛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爲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爲不若畿內和糴爲易臣以爲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畜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糴而無米

而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
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
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
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
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
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
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
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
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
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

便易處

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
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
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
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
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
唐時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
宗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
土之官厚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
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出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
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

三司轉運
不得支撥
故民受實
德

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宋真宗詔京東西河
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
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糶糶三年以
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
悉置焉。仁宗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没入戶絕
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
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
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
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戶寡而田有餘則鬻
如舊

唐明皇踐祚之初躬履儉德逮乎末年内縱奢樂權
臣媚上以謂賦稅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
所入當納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悅之遂爲瓊林大
盈之庫王鉷每歲進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厥後韋
臯李兼杜亞劉贊之徒競爲貢奉曲祈恩寵至於裴
肅窮賈鬻之利以遷廉察嚴綬領軍府之資以拜刑
曹往歲軍須不充計臣致請内出錢幣謂之假貨職
掌之者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爲非且王者之於
貨財豈有内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私除靖常浙
平倉疏東大饑王淮薦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

綱目卷之四十三
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
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
則米已輳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
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
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
疎于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
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
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于府得常
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
自後隨年歛散歎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

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
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
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
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
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
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
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
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
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

救荒

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

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享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往年有難今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

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之。虜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子之，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於晉。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自貶以救民之禮也。越饑，句踐懼四

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早辭重幣，以請糴于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墮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饑饉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

此收荒用
急著之祖

請糴于越。越王不與而攻之。吳破。汲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唐高宗時。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旣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

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德宗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

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
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
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
二臣之請既雨絳表賀 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
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
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秦狀皆云水旱
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
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
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
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

周文襄撫
莫頰師劉
盧坦

言耳命速蠲其租稅 時南方旱饑遣鄭徽等宣慰
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
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盧坦為宣歙觀
察使到官植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
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
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後周淮南饑世宗命以
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
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宋仁
宗時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
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

飢民可兵

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爲大家，葬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以此思之
居官可辭
皆多矣

臣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知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旣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漁樵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者朝廷後來指揮，此欲奏候朝旨，又爲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恤稍遲，轉有歿損。遂日用上項條件施

富弼論河北流民疏

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間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儉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食之不徧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

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侍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厲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

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乎。曾鞏救災議。元武宗時。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死者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没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歛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没。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唐關中久雨。穀貴。明皇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

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催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

明皇深然其言。明皇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輪場於輪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輪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輪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代宗時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

大臣用心

勞費以劉晏爲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議開汴水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從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援穗以給禁軍宮厨無兼時之積晏乃䟽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劉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

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晏於楊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

日中。決之。不使留宿。李泌言於德宗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德宗從之。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請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厠籌。滉皆手筆紀列。無不周備。每擔。

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漚米至。減五之四。元世宗時。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送庫藏。

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解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止令瑄二人共掌之。郭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水。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千里置一牐。以時蓄洩。世祖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往往

於地中得舊時軌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軌之勞公私便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歿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軌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

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鏡材竹穀纊旌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櫛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瑋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謹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歿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

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二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

貪史藉

口

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歿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穰穰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玉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傳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闕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

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
物關市不貳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
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
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
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
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

非貨殖

孔子亦用
賈即失言

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
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
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
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
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
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
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
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
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
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

者乎。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
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
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大陰在卯穰，明歲衰
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
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
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
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
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
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雖
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益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

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倚頓用鹽
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僂
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
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僂比封君，
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
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
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樂女，懷清臺。
夫、僂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
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
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

徒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郤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僂僂僅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

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羗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恃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羗不均自全

晉之時固已患其僨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謹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慷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徒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

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凋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獫狁朝鮮真菴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

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

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輪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瑋、瑁、果布之湊，潯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潯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羨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執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歿

今皆不然

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舉旌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歿地如鷺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阡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

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精也吏士舞文
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
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
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薪千里不販糴居之一
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
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
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
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
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徃租賦出其中

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
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豨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
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
北常山巴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
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
鍾之田若干畝卮蒔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
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
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
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
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

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坭，醬千儷，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橐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齒千石，馬蹄躑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肉丹沙

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藥麴鹽豉千荅，鮐魚千斤，鰕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侏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貧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侏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

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卽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卽。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

氏也。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旣織，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

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買
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
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
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巴致馬千匹
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
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
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
金貸其息什之三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
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
田畜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

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
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
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
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
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音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
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
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
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邳氏鼎食
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

八經類集 卷四十一
三
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
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
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三

大學衍義補

禮樂類

總論禮樂之道

舜典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臣按禮樂自天子出而用之於諸侯之國帝舜
巡守至方岳之下於律則同之同之恐其有不
一於禮則修之修之恐其有廢墜則是禮樂之
制作天子既用之於朝廷之上頒之於諸侯之
國而又以時同之修之非但備其儀文協其聲



音。所以一天下之制度。同天下之風俗也。後世
惟於創國之初。一頒其制。繼世之君。不聞有同
律。修禮之舉。詳於政刑。略於禮樂。此治所以不
及古歟。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
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
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臣按天產地產。卽下所謂百物之產也。陰德陽
德。卽下所謂天地之化也。天地各有所產。陰陽
各有其德。先王作禮樂。以事鬼神。陽之德爲神。

陰之德爲鬼。用天所產者。以作陰之德。禮由陰
作者也。禮以防之。使其鼎俎之實。必得其中。而
不過於奢儉焉。是以地制之禮。而節天陽之所
生也。用地所產者。以作陽之德。樂由陽來者也。
樂以防之。使其籩豆之實。必得其和。而不至於
乖戾焉。是以天作之樂。而節地陰之所成也。夫
天本陽也。以天產而作陰德。地本陰也。以地產
而作陽德。如此。則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合爲一
矣。

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

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郊特牲曰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臣按聖人本天地之陰陽以作禮樂。故樂由陽而來。禮由陰而作。及其制作成而用之也。又以之而發舒天道之陽。歛肅地道之陰。然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必禮備樂和。兼施並行。然後天之陽。地之陰。氣交而形和。而網緼之氣通。生成之道備。萬物無有不得其所者矣。

安節故言

惟異相敬
此為同而
異之妙天
與火敬之
也

樂記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節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

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類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

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六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祠而化而樂興焉。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臣按樂記此章與易繫辭大同小異記者引之

言聖人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但彼以易象言此以禮制言耳

地氣上齊音躋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樂著

直畧反

大始而禮居成物著

如字

不息者天也著不

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樂也者施去聲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人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臣按禮以謙遜退貶為尚。故主減。然禮之體雖主於減。殺而其用則在乎進前也。故必勉而作之。而以進為其文。樂以發揚蹈厲為尚。故主盈。然樂之體雖主於克盈。而其用則在乎抑反也。故必反而抑之。而以反為其文。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程頤所謂禮樂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者。此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

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舞之行位相連綴兆位外與

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

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

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臣按此言禮樂之道。不在於儀文度數聲容節

奏之末。而在乎吾身言行之間。

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者敬而已矣。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

臣按所謂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樂也。今世樂

經不全，惟見於戴記中之樂記。說者因班固此言，謂易以道禮樂之原，書以道禮樂之實，詩以道禮樂之志，春秋以道禮樂之分。是則六經爲治道之本原，而禮樂又爲六經之要道。人君爲治，誠能以禮樂爲本，凡夫政治之施，一惟唐虞三代是法，而不雜於秦漢以來功利之私，則古治不難復矣。

歐陽修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周敦頤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萬物各得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胡寅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爲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爲樂。此禮樂之本也。

以上總論禮樂之道。臣按宋儒朱熹上疏於其君，謂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等科，禮雖

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王安
石棄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不
過習爲虛文以供應舉若乃樂之爲教則
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
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欲以
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
有及於禮者皆以附其本經之下具列註
疏諸儒之說但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
迄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
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

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臣觀朱氏此
所謂以儀禮爲經而以禮記及諸書爲傳
者雖不見用於時而其徒黃幹楊復蓋已
私輯之以爲儀禮經傳通解所謂士友間
有得鍾律遺意者則指蔡元定律呂新書
也今儀禮經傳通解南離有刻本已行於
世而律呂新書永樂中已載之性理大全
書中則朱氏之言雖不見行於當時而實
得表章於

聖世臣竊聞

開國之初

太祖皇帝不遑他務首以禮樂為急開禮樂
二局徵天下老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典
樂律將以成一代之制然當草創之初察
學之後稽古禮文之事諸儒容成有未足
以當

上意者當時雖輯成

大明集禮一書然亦無所折衷樂則未見
有全書焉

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者茲其時歟

禮義之節

恭敬曰強
禮呼禮山

易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也朕三禮也兪曰伯夷臣名帝曰兪
咨伯汝作秩序宗廟夙早夜惟寅敬直心無私曲哉惟清

臣按禮之大者莫大於祭祀祭祀之禮凡有三
焉所謂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是也帝舜命九
官惟於百揆秩宗咨於四岳蓋百揆後世宰相
之職而秩宗則後世禮部尚書太常寺卿之職
也禮官所以交神明非他官比不可輕授經其

官守則是輕神明矣。是以帝舜於他官皆直命之，獨於秩宗之職，必咨訪於四岳而後任焉。其重之亞於百揆，意可見矣。後世人主徃徃重治人之職而輕事神之官，甚者乃以畀小人，非類失古意矣。

臯陶曰：天叙有典，勅也正我五典，五惇厚也哉。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常也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周官宗尊也伯長也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

以純百官，以諧萬民。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祗之禮，以佐

王建保安也邦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

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飆師、雨師，以血

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醴沈祭山林川澤，以鬯事祭

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

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

王。詳見秩祀

以凶禮哀謂救患分戕邦國之憂，以喪禮哀分戕凶，以荒禮

哀凶。謂歲札謂民病以弔禮哀禍戕，以禴禮哀圍敗，以

八編頁纂

恤禮哀寇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衆也。見曰同。時聘曰問。殷眺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臣按王安石謂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任其力。合衆者合其志。用其命而不知恤其事。恤其事而不知簡其能。簡其能而不知任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謂軍禮。

軍禮以用其命為主。以合其志爲終。嗟乎。古人用兵而必爲之禮如此。後人惟知用法而已。驅之如牛羊。視之如艾蒿。豈復有所謂禮也哉。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濟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臣按先儒有言。觀乎大雅小雅。正變之所存。則周之所以興。莫不由於五禮也。周之所以亡。亦莫不由於五禮也。邦國之根本。安危之所係。

其有大於此乎。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別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吳澂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用等者器幣尊卑之差也廟祧之昭穆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祧祧者遠廟之主遷而藏之也吉凶之五服吉服五則九章也七章也五章也三章也一章也凶服五則斬衰也衰衰也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三族者父子孫天屬之正名也辨親疎者重服則

親輕服則疎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疎曰據九族之內凡適子正體皆爲正室皆謂之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者治其昭穆明其嫡庶使不得以卑代尊孽代宗

禮記曲禮曰母不敬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

退讓以明禮

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

懾。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臣按寧戚之意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以黍加諸燒石之上捭豚擘折豚肉燒食

之汗尊掘地為汗次以盛水而抔飲以手掬水而飲蕢桴博土塊為鼓推而土

鼓築土為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是故禮者君之太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儼禮接賓以鬼

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

位危。君位危。則大臣佞。違上小臣竊。盜刑肅。峻而俗

傲。敗也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上下禮無列。則士

不事。又脩也刑肅而俗傲。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慮其生。

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

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

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

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起也。

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

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

蓋言稱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

管仲饜簋簋有雕鏤之飾朱紘見繫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彘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

以為隘矣。眾之紀也。紀散而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備。眾之紀也。紀散而

眾亂。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備。人設之。不當。

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

不可益顯者。不可捨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

戶者。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君子曰。其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

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

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

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

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音玄不可欺以輕

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

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臣按坊以障水。非一日所能成也。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幸而時之。燠旱無水患也。率意壞之。一旦秋雨時至。懷山陵衝城郭。蕩廬舍。倉卒欲

爲之坊。得乎繼世之君。輕去祖宗之禮法者。何以異此。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歿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八經類集 卷四十三 六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俛俛乎其何之。譬如
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
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
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
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
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
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
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也。
始洽也。於衆也。

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

因人之情而爲節文以爲民坊者。

喪服四制。凡禮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
故謂之禮。

春秋傳。周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
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公十一年

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劉子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

如敦篤。並成公十三年

君子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
勤農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

也謂之懿德襄公十三年

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

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一年

子貢曰夫禮處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俯仰於

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定公十五年

晉叔向晉大夫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昭公二年

晉女叔齊即司馬侯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昭公五年

孟僖子魯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昭公七年

臣按魯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僖乃講

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歿召其大夫曰孔

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二子於夫子使

事之而學禮焉所謂無禮無以立古之聖賢教

子必以禮也如此

子太叔鄭大夫游吉引子產之言以答趙簡子曰民失其

性是故為禮以奉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

之成人昭公十五年大不亦宜乎

苟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

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

也故制禮義以防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

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待而長也。
禮者人道之極也。

以上禮儀之節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
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以爲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
祭祀燕享冠昏賓射以爲禮也大宰掌建
邦之六典以治典爲先而禮典僅居其一
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
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治者皆謂之
政特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

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
禮爲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爲治
天下之一事古今治効所以有隆汙之異
者以此我

太祖皇帝初得天下於洪武元年卽命中書
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
集議又明年徧徵章澤道德文章之士相
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
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
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

命掌禮大臣會同翰林儒臣依唐開元禮
宋開寶禮著爲一書以

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
朝一代之制

樂律之制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也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

臣按此六經論樂之始聖人所以作樂實因天
陽之雷出於地陰之中奮發迅動以成聲而有
和暢豫悅之象故旣法其聲又取其義作爲一

代之樂以褒崇其功德之隆焉然樂之用不止
於一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燕享或用於羣祀而
其最盛者則惟以用之薦上帝以配祖考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臣按樂之作必諧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
音使無相奪倫然後幽足以感神明足以感人
而通暢協合焉然推原其本則出於人心發於
人聲是則有虞盛時旣以此爲治本又專官以
之爲教使他日繼世出治者皆習熟於樂蓋樂

者出治之木。人者用樂之具。而胄子者。又所以
世世相承用而不絕者也。

禹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俾勿壞。

朱熹曰周禮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
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吳澂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
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有縣正趨其稼事里宰
趨其耕耨籥章吹豳雅豳頌與夫爲春酒殺羔羊
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治忽以出。總五言。汝聽

夔曰憂擊。考擊也。鳴球。玉磬也。搏拊。至循也。琴瑟以詠。祖考

來格。虞賓。丹朱也。在位羣后德讓下。堂下樂管。鼗鼓如鼓而小

肩柄合止祝敵。祝以合樂。敵以止樂。笙鏞。大鐘。以間。鳥獸踞蹌。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

蔡沈曰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
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憂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丹朱在位。與助祭
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林之竒曰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

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
合而言之則總名爲簫韶

周禮大司樂樂官之長掌成均之法成均五帝學各以治建國之

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公卿大夫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

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不和節祗敬庸也孝善父母

友善兄弟以樂語教國子興託物道其事諷微言以誦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其出如雲大

卷言能震物二大咸堯樂大磬與韶同大夏禹樂大濩湯樂

大武武王樂以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同大呂夾鍾仲呂

應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六代樂舞大合樂律

聲音六舞所以致鬼神示郊廟奏之以和邦國公之以諸侯以請

萬民用之以安賓客用之以說遠人四夷之君以作動物

而享之索萬物大師樂工之賢者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六呂陰聲

陽聲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六呂大呂

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

羽皆播之以八音金鍾石磬土塤革鼗絲琴木祝匏

笙竹簫教六詩曰風諸侯曰賦直陳其事曰比即物爲比曰興

託物曰雅大小曰頌祭祀歌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

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帥瞽矇升堂而歌令奏擊拊拊形如鼓下

八編頁集 卷之三 禮書

管播樂器

吹管者任下

令奏鼓鞀

音亂小鼓也

大饗亦如之

饗諸

侯亦如

大射帥誓而歌射節

用之大射

大師

大起軍旅

執同律

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典同

同即六同也言同以見律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

陰陽之聲

陽聲屬天陰聲屬地

以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

度

一二三四為數分寸丈尺為度

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大小之齊廣狹之量

凡和樂亦如之

調和樂聲皆如是也

臣按太師主於和聲所合者陰陽之聲也典同主於制器所辨者不止於陰陽而又兼以天地四方也太師既合其聲而又付之典同使辨其

陰陽以制器焉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臣按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蓋律以五聲而辨聲以十二律而和然五聲之中又各有變焉非一有所不能盡也是故一律之中各具五聲五聲之外又有所謂二變者焉黃鍾為宮則林鍾徵大簇商南呂羽姑洗角而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矣其十二律為宮皆然旋之為十二宮析之為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為五音第一至六為變宮又第六至七為變徵然後旋轉為宮次第

無窮矣。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愆憲愆之音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皆衛地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言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

相奪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總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偽為。

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

禮不可偽
正謂非二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

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也退旅也進退齊一和

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鼓樂待始奏以文謂鼓

復亂卒以武也治亂以相也訊治也疾也以雅樂器君子

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

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行列姦聲以濫不溺而不止

及優併侏儒短小優狻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

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

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臣按此孔子因賓牟賈問武樂而答之也先儒

輔氏謂此三言說盡武樂之事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

子

春秋傳隱公五年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

八八六諸侯用六六六三大夫四四四一士二士有

十四人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方故自八以

下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

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亦如五味一氣。樂以氣動

二體。舞有三類四物。四方之物五聲。宮商角徵羽六

律。黃鐘大呂姑洗七音。宮商角徵羽八風。八方之風

出入周。密疏。以相濟也。合此十者君子聽之以平

其心。心平德和。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司樂州鳩。各對曰

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

其律。長短均也。鍾百官執。道儀紀之以三尺。地平

之以六也。律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

故名之曰黃。中色鍾。聚也所以宣養六氣。陰陽風

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陽氣大簇所以

金奏。大簇正聲為贊陽。贊佐出滯也。三曰姑洗。

始潔。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合致神人也。四曰蕤

賓。陰氣委蕤於上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

五曰夷。則法。所以詠歌九則。九功之法平民無貳。

也。六曰無射。陽氣收藏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

軌儀也。為之六間。六間音六呂以揚沉伏。發揚滯而

黜也。散越也。元間。陰繫於陽以黃鍾大呂。天氣成

也。散越也。揚也。元間。為主故曰元間黃鍾大呂。於黃鍾

也。散越也。揚也。元間。為主故曰元間黃鍾大呂。於黃鍾

也。散越也。揚也。元間。為主故曰元間黃鍾大呂。於黃鍾

也。散越也。揚也。元間。為主故曰元間黃鍾大呂。於黃鍾

受之於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助陽出四隙之細四時

之氣細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氣盛鍾和展

也。審也百事俾使莫不任任肅速也。純大恪敬也。五間南任

呂贊陽秀也。六間應合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

不易，無姦物也。細細聲謂有鍾大為無鑄小為

昭明其大也。大大聲謂鈞有鑄無鍾，甚大無鑄，鳴其

細也。細則用大以大平，細大則用小以小平。大昭小

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

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

家語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

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

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

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存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

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

，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

所以為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

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

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

之聲，其廢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誠，夫舜

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

臣按家語此章孔子聞仲由鼓琴而發也

漢書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西戎之國之西昆崙之陰

取竹之解谷一作嶰生也治其竅也厚一有均孔與肉

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

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也合黃鍾之宮而皆

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

天地之風氣五十二律定

後漢書志曰宓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

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

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

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為律吹以攷聲列以候氣道

之本也

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

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圍其外循四角規而圍之其徑當四寸有奇

廂不滿之處旁九釐五毫徑尺四寸有奇幕百六十二寸

方尺幕百寸圍其外每旁約十五寸廂其旁約五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

容十斗一寸幕百六十二寸為容一斗積十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為容十斗

臣按朱熹律呂新書序所謂黃鍾圍徑之數則

漢斛積分可考者此也新書之首章律呂本原論黃鍾曰其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司馬貞史記索隱註黃鍾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

臣按朱熹所謂變律半聲之例杜氏通典具焉者此也元定之言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

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所引黃鍾不復與他律爲役者蓋以黃鍾至尊無與爲並惟於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爲宮則黃鍾之爲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之爲役也

通典註曰按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

臣按此亦朱熹所謂五聲二變之數杜氏通典

具焉者也。元定之言曰：五聲宮與商、商與角、角與羽、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其所謂和繆者，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

蔡元定曰：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相爲宮，所以始於黃鍾，終於南呂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八十四調，其亦不攷矣。

臣按朱熹所謂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者此也。蓋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止於六十，而後世乃參之以變宮變徵，爲八十四調，非古矣。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

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臣按周子此言，蓋謂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程頤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攷其聲，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

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旣得其正，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臣按程氏此言，欲知音者攷聲上下以定黍。張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

知之

臣按宋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爲先程氏以攷聲音爲正張氏則以人之德性爲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且生當有宋全盛之時天子銳意古樂而胡瑗范鎮司馬光輩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大儒者乃見遺焉使當時若在講求之列其所次叙必有可觀古樂或有可復之理惜哉

臣按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僅云雅頌而不及於制度在聖人時魯之樂工擊磬鼓

鼗者踰河蹈海孔門弟子皆詳記於所錄師說之中非無意也其意以爲自是之後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義之聖賢而併與其習樂器之賤工亦無之矣後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復古制也哉漢初古樂猶有存者文帝資雖近道而謙讓未遑武帝慨然有志於樂然所好者世俗之所樂也魏用杜夔隋用鄭繹何妥宋用和峴胡瑗阮逸范鎮輩非不留心於鍾律也然卒無所得焉蓋用其心於渺茫而無所從入之端

故耳先王之樂器無存而存者亦多非古制惟孔子所刪三百篇之詩乃商周祭祀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三代之舊也大戴禮云凡雅三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晉志亦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戴記頗有闕誤篇數不可攷漢末止存三篇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改作新辭舊曲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十二篇之日而其聲亦不得聞矣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呂卽開元遺聲也朱子旣以載之儀禮經傳中以爲詩樂且謂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攷而爲此疑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旣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

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
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
以清聲爲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旣不可攷
姑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
者萬一天生妙解音樂之人如師曠州鳩
信都芳萬寶常王令言張文收之輩必能
因其彷彿而得其純全者焉因聲以攷律
正律以定器三代之樂亦可復矣然如此
之人豈易得哉昔宋李照胡瑗阮逸改鑄
鍾磬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
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其後卒無所成
如復言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四

大學衍義

六經類

禮

家鄉之禮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四者家之禮也鄉相見也

吳澂曰冠昏喪祭四者家之禮也鄉相見二者鄉之禮也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士之祭有特牲饋食禮鄉有鄉飲酒禮相見有士相見禮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業恒言不稱老。

食饗不為槩。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父母存不有私財。

戴溪曰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豈敢私有。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

鄭玄曰純緣素為有喪象也。

父子不同席。

吳澂曰古者一席坐。四人言父子偶共一處而坐。

雖止一人必各坐一席。蓋以父昭子穆。父穆子昭。

尊卑不同故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

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齒本怒不至言。

疾止復故。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呂大臨曰子之名。父母所命。敬親之命。不敢有他

稱也。

親所疾。飲藥。子先嘗之。

子之事親也。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

此一句尤難起認

下隨字妙

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孔穎達曰諫而使父母不悅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用熟諫謂純熟殷勤若物之成熟然

吳澂曰熟諫謂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熟物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於軟熟也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敢坐

玉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方慤曰不敢私交不敢私受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癢也病也色容不盛此孝子

之疏節謂常行疏略之禮非大節也

內則曰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當作無禮於介婦

劉彝曰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憚其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上

言婦事舅姑及處娣娣之禮

曲禮曰見父之執父之友也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

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

則肩隨。並行而差退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少儀曰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

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

則坐。跪也而將命。

王制曰父之齒。年與父等隨行。從其後兄之齒。年與兄等鴈行。並行

差退朋友不相踰。並行而齊輕任并。已獨任之重任分。析而二之班白

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無乘而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無羞而食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櫛。音栒。置衣服之具不同巾。灑

者櫛。理髮者不親受。

外言不入於梱。門限也內言不出於梱。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

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器而食。

陳澔曰許嫁則繫以纓示有所繫屬也。此與幼所

佩香纓不同。

男女異長

鄭玄曰男女各自為伯季也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跪也莫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湣室浴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循障也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男不入女不出

春秋左傳君子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闔

臣按宋世雖稱尚文然藩服郡邑皆置營妓而

名爲士大夫者亦蓄歌姬時或出以娛賓而人家所謂養娘者又皆立契典雇至於胡元入中國五者之倫數盡而男女一倫尤甚我

朝承其後痛加禁革立爲官吏宿娼之律士夫一有犯焉終身不齒今元之弊政汙習固已汎掃無餘矣然猶不免有一弊尚存者男女之無別也今燕趙齊晉之域古所謂中州也而今閭閻之下貧下之家內外無所限隔乃至男女同炕而寢夫婦以名相呼翁婦嫂叔之不相迴避繼父繼母之子女相爲昏配乞

勅有司痛加禁約

以上人家男女有別之禮

斯干之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

璋

半圭也

其泣嗶嗶

大聲也

又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

也

載弄之瓦

紡磚

無非無儀

善也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憂也

內則曰子生男子設弧

也

於門右三日始負

子男射女否

抱也

凡接子擇日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其非冢子

則皆降一等

輔廣曰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

禮接之於是為至

臣按今世人家生子三日而會親姻亦古人接

子之意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

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

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大夫之子有食母

乳母也

士之妻自養其子

周之末擇日剪髮為髻

音朵

男角

夾角留兩髻

女羈

頂上留三

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

右手咳

父作咳聲

而名之

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而名之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國號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臣按禮謂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則夫祖宗之廟諱尤當謹避可知矣為臣子者不可諉以二名不偏諱而故犯之也

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

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

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為假若作魚生有

經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

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弊

臣按禮所禁名字者止於不以國不以隱疾而

申繻則於國隱疾之外則又加以不以官不以

山川不以畜牲不以器弊而終之曰周人以諱

事神名終將諱之蓋尤嚴於祭享之時恐名有

犯於官則官職為之廢有犯於山川則主祀為

之廢與夫犯於畜牲器弊則行禮讀祝之時難

於避諱也

內則曰子能食食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經也六

年六歲也教之數一十百千萬之數與方名東西南北四方七年七歲男

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八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

後長者。行坐皆居長者之後。始教之讓。後長者便是讓。九年九歲教之數。

日。朔望與十干十二支也。十年十歲出就外傅。居謂晝所處宿謂夜所息於

外。學書。謂六書。計。謂九數。禮帥初。凡禮皆循其初不許更變。朝夕學幼

儀。學為人少者之儀。請肄簡。謂書篇數。諒。謂言語信實請肄者請於長者而習學之。

女子十年十歲也。不出。不坐外門。姆。女師也。教婉。謂言語柔順。婉。謂容

貌柔順。聽從。以順為正。執麻枲。謂績紡。治絲繭。謂蠶事。織紵。織紵

組紉。皆是絲薄闊者為組。似繩者為紉。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

納酒漿籩豆菹醢。器木器。菜茹。肉醬。禮相助奠。以禮相長者而助其饋奠。

曲禮曰幼子常視無誑。誑。童子不衣裘裳立不正方。

不可不傾聽。不得傾頭側聽。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

之手。負劔。童子。在長者旁若負劔然。辟也。呼。詔之。謂傾頭則掩

而對。

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

鄭玄曰裘帛溫傷壯氣也。絢屨頭飾。

春秋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

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

范甯曰羈貫謂交午剪髮為飾。成童謂八歲以上

以上人家教童子之禮。

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

內則曰男子二十冠始學禮。

士冠禮曰筮于廟門也廟主人戒賓乃宿賓宿以厥

明謂宿賓夕為期為加冠于廟門之外夙興起設洗

承棄水直於東榮屋翼也陳服於房中西墉墉也下東領

北上主人玄端士入廟之服爵蔽膝也立於阼階東階下擯

者玄端負負之北面東塾將冠者采衣童子之服紵結髮在房中

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主

人逆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

先入每曲揖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

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

於房中西面南上將冠者出房南面賓揖將冠者將

冠者即筵坐贊者坐也擯梳也設纚髻髮之具賓降盥升

賓筵前坐也正纚興降階一等執冠者纚布升一等

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冠之後左手執前冠之前進案

為容儀乃祝祝始加坐跪如初乃冠乃加冠興復位冠

者與賓揖之適房

始加祝曰今日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

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冠者服玄端爵鞞出房南面賓揖之即筵坐跪賓盥

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

如初興賓揖之適房

再加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遐福也。

冠者服素幘素鞞容儀也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皮弁之儀

三加祝曰以歲之正一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耆無疆受天之慶。

筵於戶西南面賓揖冠者就筵賓受醴於戶東加七之屬百枋初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答

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晚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未坐啐醴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

拜

醴辭曰甘醴性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祿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應也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假也永壽保之曰伯某甫伯叔季惟

其所當

郊特牲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陳澹曰著代顯其爲主人之次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在戶牖之間加禮於有成之人也三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喻其志者使其知廣充志意以稱尊服也此適子之禮若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醮亦戶外也

臣按古禮三加始加緇布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再加皮弁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愈加而愈尊後世拘於時服非若古人可以上下通用行禮者因時制宜不必盡拘可也

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

家語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也

臣按程氏言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服却是偽也必須用今時之服夫古禮始加緇布冠冠畢而敝之亦是常時不用之服豈是偽哉今家禮始加深衣幅巾亦是不忘古之意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內則曰十有五年而笄

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

燕則卷首

孔穎達曰燕則卷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

居則復去笄而分髮為髻紛也此為未許嫁故雖

已笄猶為少者處之以上人家冠笄之禮

詩序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

男女得以及時也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謂媒氏往來不相知名謂男女之名非

受幣不交交接不親親近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

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內則曰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

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昏禮納采。納鴈以爲采。擇之禮。問名。問女之生母名氏。納吉。得吉卜。納徵。又謂之納幣者。納人而納之。以爲昏姻之証也。請期。昏姻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周禮大司徒以十有二荒政聚萬民。十曰多昏。

媒氏掌萬民之判。因其別而合之。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

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嫁子娶

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在蔡曰昏姻欲致一故用純色之帛。五兩六端也。

富者無過。貧者亦可以及禮之中制也。

漢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昏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天。

司馬光曰。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昏。亦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

臣按司馬光此言。非但昏娶不可太蚤。而聘定亦不可太蚤。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左傳桓公十八年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莊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為夫所出曰來歸

詩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曰恐彼泉水亦流於淇有懷於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惡與之謀

臣按女子嫁而歸寧古之是禮然父母終而無

姑姊妹在室者不可也若有寡嫂及其人之年

五十以上者揆之於人情似亦無害以上女子歸寧之禮

喪大記曰疾病外內皆掃廢牀徹褻衣加新衣男女

改服屬纊新綿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

不死於男子之手

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小歛布絞縮也直者一橫者三

一衾大歛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衿二衾

臣按古人之死必為之大小歛所以束其屍而

使之堅實後世不知此禮往往有謂不忍將死者束縛而不肯歛者此愚下之見也

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在大棺之內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三寸士棺四寸

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與旋

同聲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封當作寔

戴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

臣按家禮立喪主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主饋奠其與賓客為禮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蓋親者主饋奠尊者主賓客凡禮皆然周禮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臣按成周之世卿大夫家有喪事尚設官以相其禮後世徒有其文而無其人

檀弓曰杜僑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麤略也

鄭玄曰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僑母死宮中不立相導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麤略也

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蘧伯玉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

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春秋傳曰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臣按江浙閩廣民間多有泥於風水之說及欲備禮以徇俗尚者故喪多有留至三五七年甚至累數喪而不舉者前喪未已後喪又繼終無已時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於城郭之中留伏屍於室家之內十年之中其家豈無婚姻吉慶之事親死未葬恬然忘哀作樂流俗之弊莫此爲甚乞

明爲禁限留喪過三月不葬者責以暴露之罪若有遠行商宦及期不至者明白告官方許踰限仍行禮官申明舊制凡民間殯葬之具皆爲

品節禮不可爲

如散帛說席之類

分不得爲

如幢幡綵亭之類

者一

切禁絕之違者問以違制之罪

以上歿葬父母之禮

檀弓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鄭玄曰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汰制也

臣按周禮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汰者

蓋以五服之冠經衰裳皆有所取義非徒異其製而已也我

太祖皇帝以服制圖載於

大明律之首蓋以違於禮則入於律旣以汰戒天下又製爲孝慈錄一書復以禮諭臣民

喪服小記曰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鄭玄曰此論服之隆殺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爲父斬爲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是也此四者於人之道爲最大。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張載曰古不制師服師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倣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皆可以一槩服之故聖人不製其服心喪之謂也。

臣按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而哭充充瞿瞿慨然廓然無以異於倚廬而

間凡筵之下兆域之側也夫是之謂心喪古人謂弟子於師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生則尊敬之歿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焉夫恩深義重者固當爲之隆其服矣然恩有淺深義有輕重又當因其淺深輕重而處之是亦所以稱情立文也

詩谷風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歿者傷又曰助葬必執紼引棺之縵穀梁傳曰乘馬曰賵衣帛曰禭具玉曰含錢財曰賻曲禮曰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凡家造祭器爲先

鄭玄曰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玄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不敢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常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告于宗子然後敢祭

程頤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

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以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臣按古者宗法行故父子無自祭之禮今世人家兄弟多有析居及出遠宦者不能皆合祭于宗子也乞勅禮官定制凡人家庶子只許祭其所曾經事者如逮事會祖或祖則許祀之不逮事者惟得祭禰其宗子之家父祖分產之時

必須以一分爲祭需原不會有者衆共補之兄弟析居者不許自祀其父遇有告祀薦新之類皆就長兄家行禮如此是亦敦本厚俗之一端王制曰庶人祭於寢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周諺曰無田則薦言牲器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

臣按古之仕者有祭田今世非世家貴而好禮者無祭田苟有祿食及有財產者皆當隨時致祭不可拘田之有無蓋祭薦之禮子孫所以報本而反始後世禮教不行人家往往厚於奉養

而薄於薦祭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
黍以豚稻以鴈

陳澔曰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首時者四時之
孟月也

少儀曰未嘗不食新

祭儀曰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

程頤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
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
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臣按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既
立爲二祭載於家禮時祭之後其門人楊復乃
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
冬至之祭不祭可也而立春之祭似亦可行今
擬人家同居止四代者不行亦可其有合族以
居累世共爨者生者同居而食死者異處而祭
恐乖易萃合人心於孝享之義惟宜行立春一
祭

朱熹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
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

將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
今子孫不廢此而能忽然於祖宗乎

儀禮曰士病禱五祀

王制曰大夫祭五祀

凡令春月其祀戶夏月其祀竈秋月其祀門冬月其

祀行

行謂道路往來之處

季夏之月其祀中雷

室中上神也

按古之大夫祀五祀士立二祀庶人立一祀

或立雷竈或立戶夫竈者人家飲食所需而中

雷之祭即土神也

本朝禁淫祀惟許祭竈然土地之神朱子文集

中有祭土地文則人家亦可通祀若夫士庶征

行遠方出入之祭亦可準古人祖祭以祀門或

戶以上人家祭祀之禮

喪服小記曰別子為祖

別子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也為祖者別與後世

為始祖也

繼別為宗

謂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宗也

繼禰者

為小宗

謂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也為小宗而其同父兄弟宗之也

有百世不遷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程頤曰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人也如別子

五人五人各為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

子繼禰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臣按大宗則一。大宗宗其繼別子者是也。是爲大宗。小宗則四。有繼禰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有繼祖之小宗。則同堂兄弟宗之。有繼高祖之小宗。則三從兄弟宗之。至於四從。則親屬盡絕。所謂三世則遷者也。是謂小宗。禮經別子法。是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而爲諸侯庶子設也。與今人家不相合。今以人家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者爲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其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繼以爲大宗。統族人主始祖。立春之祭。及墓祭。其餘以次遞分爲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小宗。

程頤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

陳埴曰宗法爲諸侯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寢多。姓氏紛錯。易至殺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

臣按欲行宗子之法。必自世胄始。今世文臣無世襲法。惟勳戚及武臣。世世相承。以有爵祿。此法斷然可行。若夫見任文臣及仕宦人家子孫。與夫鄉里稱爲大族鉅姓。自謂爲士大夫者。